雙湖先生文集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論

周易五贊總論

五贊大要皆教人以象占之學首篇原奇偶之象次篇述作者之旨三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臨假象辭以為儀則而終趨於吉是又會象占而一之者也朱子嘗曰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其旨淡矣

文王作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傷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傷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附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

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溪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
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
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等始有周公作
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
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
之証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
公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
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是故其辭危
言辭只說文王未嘗及周公則所謂爻辭者安知非卦

爻之辭耶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於西山升之王用亨於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享於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也以此觀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故謂之作於周公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証也李降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宣子本意自說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

之至義甚晣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旋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猶有所未可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荄玆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爻當晣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爻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此焉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証

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附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証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固不能無辯以袪讀者之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

山澤雷風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水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如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

證嘗反復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始為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為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為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書之

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察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勞坎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証經不當以傳証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証闕之可也何况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謂文言大象與夫子作

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讀詩履帝武辯

履帝武敏歆按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愚觀姜嫄誕后稷之事毛傳初無異說不過謂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從帝嚳禋祀郊禖履帝跡而行將事齊敏神歆其祀美人之福遂止其身於是震動夙然而覺生子而長養之是爲后稷其說甚正至鄭氏乃有大神跡之說并改敏字爲拇字謂姜嫄履大跡不徧履其拇指

之處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有身鄭氏出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嚴氏謂列于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爲是說爾故歐陽氏深辯之云秦漢學者喜爲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之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爾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怪詭誕之事然後爲聖且賢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歐公意亦不過

謂高辛次妃簡狄當候鳥之辰祈郊禖而生契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鳥卵之事其辯尤詳而朱夫子猶信鄭氏云者夫豈好怪哉亦以聖人之生異於凡人耳而集傳於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歐公不信辯瑞又言於語錄愚故詳及之以備參攷云

封建郡縣論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君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

尊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侯述職之禮樂制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郡縣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

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
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
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
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
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
反以亡秦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
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以歷千五
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

不私盡利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利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之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滅絕則至暴秦罷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立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辯民

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士扶之易典
士之難滅耙縣反是

漢高帝不事詩書論

詩書所載皆治平之迹綱常之要也創業之君立法
垂統尤所當注意焉世稱高祖英明豁達而不事詩
書之弊不可勝紀其入關除秦苛法是矣過魯太牢
祀孔子是矣說聽三老名尊四皓禮墊田橫而義釋
季布亦皆是矣非其天資之高至是乎然挾書之律
至惠帝而始除妖言之令至文帝而始去疑獄之讞

至景帝而始行博士之官茂異之詔至武帝而始置
且下天石祿渠五經同異至宣帝而始開且講教太
子之法始見於賈誼之策立太學之事始見於仲舒
之對而分封推恩乃見王父偃之書治體之不立非
不事詩書不能稽古使然歟不惟是也分羨擁彗寵
虜奪嫡而父子之親何在制產誇仲叟羨侯姪而兄
弟之愛何在族韓醢越功勳之鬼不祀則君臣之義
未聞也不能制呂而私以嬖戚則夫婦之道未聞也
背鴻溝之約負帶礪之盟而何有朋友之信使以詩

書講學爲輔天資之美綱常蕩滅奚至是哉惟其不事詩書則貽謀無術故惠帝以母后而棄國事篤小信而不知大義文帝制度禮樂則謙讓而未遑景帝率多慙德而稽古禮文之事多闕武帝紛紛制作而海內虛耗宣帝刑名繩下以不任德教爲漢家制度此皆不垂統之所致也原帝無意於詩書者起於不好儒之故其不好儒則天資亦不得爲純美也雖然抑亦當時之儒有以累之當時非無儒也帝以兩生四皓拘儒不屈申公穆生癯儒不拍彼所見者叔孫

通之陋儒陸賈之鄙儒儕何之腐儒與酈食其之豎儒耳德不足以尊主庇民道不足以謀王安國安能動帝而帝不解而嫚罵也哉使大儒如董子通儒如賈誼早立於朝帝能不爲之禮重乎儻一張良黃老其學儒者氣象帝尚師之儒而如是好之何如此帝所以負不好儒之名也此帝所以負不事詩書之責也此帝所以負天資之美而漢其治也

毛延壽論一

漢元帝以宮人多乃命毛延壽圖形以僉當意延壽

見王嬙字昭君者色甚美欲抑其貌既而昭君適胡而帝覩其光彩炫人殺延壽後世憐昭君而惡延壽快元帝之追愚則以爲不然甚矣色之能傾人國也妺喜亡夏妲己亡殷褒姒亡周安知昭君不能亡漢邪大抵女色見可愛則欲心熾武曌不接高宗之日則不能亂唐太真不睚明皇之愛則未必奔蜀延壽不使昭君得寵於元帝亦陰有存漢之力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元帝節儉不耆貨利固也恭顯讒佞顯擅於外而望之更生堪猛輩俱不得

其死又可艷此一蠱惑於中哉古者諫無官雖盲聾膳夫之賤輪扁麥丘之疏新城壺關之老皆得以禁邪欲然以言諫者不憚費辭而利害之未保以心諫者默銷潛鑠其欲止禍於無形禦亂於未起而功力猶倍延壽寓心諫之一道亦良畫工也惜乎受祿自私而意不在君又安知非恭顯之誣乎卽傅猶譖之何難於一畫工也昔田文聘楚楚王遺之象床公孫戍受楚寶劍以諫文聽之戍足高志揚文名問而戍以實對文書門板曰有能正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

疾入諫戍懷詐誕之心而有益於公事文猶川之何
元帝而孟嘗君之不若哉延壽之受賂與否不足論
也色之在女猶德之在賢也恭顯之陷望之猶延壽
之媸昭君也延壽之欺帝知殺之恭顯之欺僅得其
免冠謝而已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聞齊
人歸女樂而魯政衰越之謀臣種蠡遣西施而吳遂
滅以昭君婚單于其亦嫁禍於胡也帝何靳之而殺
延壽乎信讒好色天下未有不亂者京房以論石顯
誅陳咸以論石顯冤去讒也延壽以蔽昭君死遠色

也以畫工而得與儒臣遊地下死亦何恨

張公藝書忍字百餘篇

古之田夫野叟菑園牧圉苟逢機會亦因事納忠而諷諭人主如郭爻麥丘之人新城壺關之老皆嘗進言以感悟上心唐高宗過壽張幸張公藝之宅問所以能九世同居之故正布衣諷切時也公藝盡書之曰清心寡欲以修厥躬齊家之本也惇倫厚理以正風化齊家之道也內外有序而尊卑弗紊齊家之效也得是則有孚威如而家可久失是則牝雞司晨而

家道索矣惜乎公藝見不及此噤無一語特書忍字百餘以進吾意高宗稱善賜帛之後將以忍爲忍心之忍耶則忍烝父妾忍棄顧命者必以爲是而不知父子之道睽忍殺諫臣忍戮功臣者必以爲是而不知君臣之義闕忍廢皇后忍黜淑妃者亦皆以爲是而不知夫婦之情乖心一忍而三綱損又何爲而惜忍心之事淵百也哉將以忍爲含忍之忍耶自武后之立專作威福凡有所爲動爲所制忍矣政無大小皆欲預聞忍矣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

其口啼惟拱手又無何而不忍矣一日萬幾其忍者
萬豈勞再見百忍也哉且含忍太過必務姑息而恩
多掩義若曲意忍爲則傷恩害義而尤爲不可皆非
治家之道容忍而誠足以濟事也則點籌后側壓而
自亂者爲聖賢矣子弟之悖逆可忍之乎妻妾之淫
亂可忍之乎果此百字而誠有理也大學之論齊家
易辭之繫家人亦詳矣何無一忍字之及迺待公藝
之乎而速書耶孔子論事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孟子教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皆以忍

爲不可也使忍爲矣德則聖賢先此樸老而書之惟其不着於學啓君之機旣失治國之道罔聞不可爲法明矣其其所以九世同居者其祖父自有成法若公藝者日用而不知耳意者以忍自守亂張氏家法者必公藝也何也但聞其九世不閙其十世必自公藝而止也後世有作對聯辭立圖示箴而衍其意莫知其非者余故作論以辯之

記

萬八公建天井山記

天井山在大好山水州西南百八十里與閩峯拔龍而黃山三十六峯支脈也拔地倚天其山窪中而窿外有類於井故名天井爰自鰲以來雖近在人境而神扃鬼鑰瘦於荊榛茆伐[illegible]雖有是山誰有是山吾宗道存家於其下妙得混元雷霆法祖[illegible]物日不遑給歲在丁酉孟秋若有神人指授亟命僕夫其畚鍤廼[illegible]廼剏廼懇廼闢於是端倪軒豁層巒拱

頫風雨在下雷硏電射在指顧閒遂爲壇於上結屋
數楹爲嚴事所白雲爲垣碧山爲屏光春好風嘉葩
奇卉隱映後先隆冬盛寒怪松老栢以茂以說隔人
世之囂塵貫天心之虛靜以是神亦靈而人亦蒙福
州太守順齋翟公嘉其有功是邦大書濟度二字爲
斯壇扁道存一日以記屬余余惟雷以春秋二分爲
發聲收聲之候各百八十日爲萬物出入之機顯於
有聲妙於無迹此其神也而何必壇且夫丹楹刻桷
山節藻棁自以爲至矣神豈恭戀是哉壇且非所計

而光於記乎道存遠指心而訓予曰壇者其所寓而
吾方寸中乃非壇之壇也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陰
陽動靜此之喜怒慘舒即彼之驚遠懼邇無往而非
此心之妙用又況神道設教無爲而爲凡水旱疾疫
必禱必應其有僭不無僭格財莫備必自捐貲俾瘳
乃已毋一毫責報毋驕氣德色幾微見顏面毋沽名
毋要譽凡此者吾勉勉行之今此心幾與神爲一矣
豈專事斯壇云乎哉且吾聞府城南有壇墠樹木爲
祭天禱雨處壇亦古所尚則夫事雷神而爲之壇誰

曰不可必亂許無落吾事余曰心信神明之舍而無為而為又有合於先賢所謂得天理之公者予何得儒者之論若是哉而予又溪言予敬書此以貽之道存名泰和嘗習儒業家饒於財是舉也厥父宗周厥弟泰初與其族之好道里之同志者皆割膏腴施泉其閒命道士胡彌遠住持瓣香祝國保民而其家尊亦遊息焚香遂為開山第一祖矣其法師玉谿□信玉谿師程拙翁程師雷時中雷師真人路大安可謂遠有淵源者矣至大辛亥宗人胡一桂是為記

銘

厚德堂銘

人之爲人以有此心心之爲心以有此仁仁者必厚
惟在所存一以貫之痌瘝乃身爾忱不屬痿痺莫伸
我觀醫者玆道以明仁與不仁於此焉分君子過厚
藹然如春小人過薄殘忍寡恩薄則易疏厚則易親
天地一家孰分比隣我愛斯堂以厚德銘循名踐實
薄俗可敦窮則良醫利物濟人達則良相致君澤民
匪龍護衍海波浤浤匪虎賁杏生意肫肫高下急赴

無問富貧口不言錢神明實臨以此方寸施於子孫

我作斯銘君其書紳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上謝疊山先生求作翼傳序書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於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

則爲人不由乎此則爲禽獸斷斷其不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爲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閒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滅不壞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爲使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棲棲然寄隻身於遐陬僻壤閒而時俗富貴者

洋洋得志切齒吐罵以爲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擸扶植此道德於不滅不壞之地眞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是事固有関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而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故必於人是託然人品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矜

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徒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而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行拂亂其所爲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煉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爲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擔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眞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五日盼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爲之

依歸舍先生其誰哉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氣負
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捺於立朝之
日一時權奸如虎豹九關磨牙搖毒而浩然之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
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階
趨拜茲者恭閱蟄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
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
集蓉裳修初服而章甫逢掖變更之未嘗叶蓮舟讀
玉書而天祿石渠宗王之有屬斯文倚為命脉衣冠

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奸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有蝕貽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過此其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之人也猶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

望餘光哉某 安定徽宗古歙士族蓋自與祖明經公
昌翼 以唐昭宗嫡子遇朱溫之難而寄姓於胡同光
乙酉明中明經尚義不仕聚徒講道南唐職方舒雅
集賢院學士呂文仲謝泌皆師其門至八世兩伯祖
鉉銓 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 昇 政和擢由辟雍第
太常與朱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嘗過齋頭獲
覩先明經諸註疏謂當五季波靡獨能剖抉聖真漢
儒以來一人重為嘆賞高祖 謚 紹興初分路省元復
收世科詩書之傳道德之脉四百餘年於此矣某 五

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名登天府年
少氣銳不但覩功名如唾取粗亦爲有志於當世者
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洄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
焚而郟鄏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爲我
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自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
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
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爲無聞之人專心致志
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道德之源無絕其源
無迷其塗而已乎環覩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

之易又乎川所略倘伏讀家君啓蒙通釋吾鄉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附贅己意至若卦象之與同文言之疑義自淺備以來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辯卦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若此者豈務飾章繪句以為能記事纂言之為多哉亦以續我先

明經之淵源而挽異學之浸失況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於以立三才之道順性命之理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致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由是而不失焉亦自幸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太沖三都賦固未嘗不爲奇偉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爲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聞於後哉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工人物之權衡某 是以不遠千里徑拜函丈求片言以爲之端

獻術微渺名介嚮傳之無窮施之罔極吾何幸君彭
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爲民士之至願干冒師嚴
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應試期登

幸逢中選赴科場多少英豪望顯揚骨取青雲生足下金榜題名返故鄉

遊鵝湖山

不辭風雨眺湖山景物繁華在目間古載咏歌原不謬吾今登覽豈頹顏

咏繡水洲

撫時傷物惜名流縱目閒觀起夙愁覩此繡圍溪上

水至今猶念岳公猷

往閩經雲幢菴

碧雲綠水發青矼脫俗升騰在此方西域江南皆淨

土一菴故自號雲幢

題受禪臺

當年父子強吞劉自爲兒孫萬萬秋受禪臺還司馬

事山陽後改作陳留

玩易齋自咏

卜築傍林阿雙湖若鑑開一壓楊子宅半畝邵生窩
地僻紅塵净松高綠蔭多晝閑簾不捲啼鳥隔牆歌

冬至寓建陽作

線日添漢宮書雲紀晉觀山家獨奚爲剛陽占易象
幽人意欣然起在觀晴漢大化回初陽漫漫今已旦
川泳有遊魚雲飛見翔鳫滯留本何心永懷發孤嘆
誠哉利攸往觀辭思過半

題譜

譜牒綿綿歷世傳焚香後世足怡然百年文獻家訌

儕幾度忠艮事業先佩玉鳴金遺表在循詩執禮後
人賢也知執守非容易囑付兒孫好勉旃

和鼻祖感與二韵

別却長安住僻村皇儲已作亂離人三公受託謨猷
廣一脉能全福澤新便殿知機先奮翼形庭脫穎未
傷鱗當時不悟存孤計必學無謀二世秦

其二

舉世爭趨名利場忝緣天進覈周堂山河自古多更
變社稷從來有敗亡炎漢用謀成大業強秦無計失

成陽唐朝風韵當陵替祖系雲仍勝帝王

遊蘅溪與山寺次朱㬊翁韵

高僧肯把利名違剎級嶺巘擁翠圍舉首常瞻紅日近回頭迭見白雲飛或聽龍吟和虎嘯時聞鳥語與鶯啼鐘鳴漏盡渠鮮睡韁鎖無干任適機

舉場二首

長憶當年舉子忙親承勸駕沐恩光工歌呦鹿今如昨臣拜杜鵑空斷腸龍去鼎湖悲寂寞鶴歸華表竟荒唐凭欄轉覺增惆悵默默無言問彼蒼

其二

家易相傳邇紫陽士林千載仰餘光名登甲子天恩渥道晦咸淳宋祚亡太白明經加羽翼武夷論學破荒唐陟丘絜酒恭申省風韵猶存草木香

過三關嶺

閩越洪都界接鄰三關名號至今存源深隱險瀦赤犢嶺峻崎嶇作綠林楊將承恩親鎮撫群邪斂跡並麟塵今時過嶺咸無碍交須皇家樹大勲

武夷山秋夜同友翫月

天邊明月幾回圓此夕清輝更可憐影入蘆花飄素玉光搖桂葉簇金鈿書齋燦爛明如畫客舘凝涼趣若仙料得今宵同詠者凭欄賡和不知眠

代友題紈扇

猶上青霄跨紫鸞手攜明月下雲端半彎素練霜風冷一幅芙蓉雪色寒細擬鳳頭生翡翠輕描鳳尾動欄杆何當持向金門去十二瓊樓仔細看

謁嚴子陵祠有感

千載裘中幾釣臺桐江泅水兩徘徊先生獨愛手裘

隱尙文原從熊處來設說客星凌帝座何如後來載
師臺兩公出處誰軒輊趨向從敎看意情

金陵元日

今年元日客途千細嚼梅花亦自妍玉曆已頒新日
日金陵猶是舊山川煙花烟烟空眯眼紅紫紛紛盡
比肩莫逆猿鶯并獨恐暮山繡水好春天

重陽

佳節淸懽可得追壯懷未覺老垂垂紫萸何用囊經
骨黃菊不妨英滿枝猿嘯忽思工部句龍沙嘆息簡

齋詩儒冠誤我知多少試倩天風為一吹

冬至

太極才分動靜初人間善惡此焉殊姤初可忽方羸豕剝五俄驚已貫魚坤盡六爻當子半復回七日喜陽舒褱中一見天心妙吾道之回可易與

至日建中次季真韻

盡日勞勞煙雨裡此行誰識是耶非翩然若屬相隨處正見梅花欲放時太極便堪窺易藴黃鍾初可驗葭飛天心子半無移改細玩堯夫至日詩

除日次茶軒韵

歲事雖殘莫厭殘谷中守歲強追歡如今誰復秦淮恨舉世多知蜀道難且索梅花令夕笑旋哦桃句隔年看酒餘授易知東否未信當年何與寬

詞

社日　青玉案

年年社日停針線怎忍見雙飛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猶在亂山深處寂寞溪橋畔　春衫看破憑誰換點點行行淚痕滿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

無人勸醉也無人管

春思　失題名

秦樓東風裡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芳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　幾回欄杆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魚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千里寸心千里

清明　蝶戀花　一

春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清明節小院黃昏

入憶別落花處處聞鵑鵑　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
魂消應是清塵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
月

春暮　臨江仙

綠暗汀洲三月暮落花風靜帆收垂楊低處木蘭舟
半篙春水滑一段夕陽愁　灞水橋東回首處美人
親上簾鉤青鸞無計入紅樓行雲歸楚峽飛夢到揚
州

聲悅　青玉案

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　伊周事業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梅花　孤鸞

天然標格是小蕚堆紅芳姿挺白淡竚新粧淺點壽陽宮額東君想瑕厚意儘年年與傳消息昨夜前邨深雪裏有一枝先折　念故人何處水雲濃縱驛使相逢難寄春色試問丹青手是怎生描得晚來一番雨

過更那堪數聲羌笛歸去和羹未晚勸行人休摘

勉學　水調歌頭

欲决聖狂路先明義利關須用潛心積累自得便居安書夜陰陽相反内外主賓交戰欲盡理斯還勿欺爲要訣主一是眞丹　嘆韶光如矢疾似波瀾此志平生惟篤頃刻未能閑仰止唐虞授受不過一言兩語斯盟今又寒猛將一簣土完成九仞山

賀建安富從古登仕榮旋陛任　喜遷鶯

英才超邁羨奮志蕭曹功名煥耀門第增輝山川廣

秀叨沐九重恩遊江浙曾抛懷抱憲臺游加優賜對
秋光正馬首榮旋便之巴蜀　惟躍料今去作政琴
堂方見閭閻樂存念民情挽回淳俗方仗賢良經畧
媲美召杜聲價皆取甘棠留却更期看存楓宸寵特
行看喬擢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附錄

詩

咏玩易齋二首　　吳覺遯齋

新安文獻首星源理學由來得聖傳洙泗波餘流考水天潢派演滃梅田明經院裡經文邃玩易齋中易學研爻于顯承相著述後先赫奕頌鄉賢

其二

梅溪原是一山鄉挺出孳宗衍慶長兄弟同登祭宦

業祖孫接武耀宗祊冠裳濟美儒風振橋梓崢嶸易學揚兩地書香滙翼聖明經世澤永流芳

咏玩易齋二首　胡淀安國

橋梓沉潛玩易齋亍從隔岸建浮橋若非祖德宗功茂何有鴛行鴈序排考水根源承李裔梅溪枝派出胡苗雖然地限分南北總屬明經一脈饒

其二

故址分來靡變遷巍科濟美已多賢元豐肇慶聲何赫景定重光譽更觧不仕新君全令德惟宗四聖著

嘉言父許子翼成通釋理學彦名奕世傳

送廷芳回梅溪二首　　次翁 梅巖

故址勞君二月留談經問業兩綢繆祖先衍耀開昌
運父子謨謀顯壯猷腹蘊五車遵舊緒胸藏萬卷媿
前修吾宗自是文風盛可竝明經祖澤優

其二

遠來書院究宗圖金玉流傳譽望符道脉千年來考
水書香一派續梅湖承訓固知尊祖意敦留何有敬
宗樸怨懟未盡作相別頻寄梅花不可無

又　　斗元　勉齋

玉葉金枝本考川曾分一種到梅田明經道脉垂方策玩易工夫截觱編奕葉流芳光祖德雲仍繼美媿前賢儒宗自是名難朽只讓紫陽一着先

其二

偶承跋涉會宗盟風雨連床話更清剪韭春園聊獻酌燃燈夜雨便窮經君家詮述舒懷抱儂輩荒疎觧論評聚首未幾今速別梅花夢裡遶離情

一　送廷芳便歸聯句

二兄送送意何殷 雙渕 只爲離情非忍分 栁嚴 此去程途雖間隔 勉齋 將來音問勿逡巡 栁嚴 閒中務起歸宗念 勉齋 忙裡當懷慕祖心 雙渕 惆悵誰能輕惹別 栁嚴 各逢驛使寄枝春 雙渕

文

祭雙湖先生文　陳櫟定宇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家不輕所宗啓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鄉先生亦然可覘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亓之贊大肆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疏海內廣傳玉齋爲父雙湖爲子啓蒙通釋益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詩雖未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纘祖明經孰能超右方壽斯文棟孔子堂詘昔

忽傳有涕其旁嗚呼我侍先生自歲丁酉迺年以來
卒得聚首泰山北斗心嘗仰懸自京南歸書問屢傳
近者秋孟先生賜訪僅留七日莫淹歸歎期以秋季
爲我再來許一月留方賦歸哉僅辱遺賜一經堂記
匆匆奉答尙邀再至十月下旬董君走价報君捐館
臨歿寄聲欲託以孫來我家塾伴生於人諾無敢宿
諾恐來春之官古荊尙俟商畧方報務盡採滌之諾
玆用掛劍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先生之壽亞及
古稀先生之書于古貽亞乾坤若毀大易方已名六

易俱可瓶餓矣吾文不文爲先生心先生如生袁如

來歆尚饗

序

送胡廷芳之武彝　　董滨山

新安朱子昌平鄉永懷先壟封若堂當年歸來猶慷慨吾家霜傑沾餘香文公歸新安時有詩題霜傑集星江西汪湖山傍菊潭之水何汪洋有書充棟仍撑腸考亭傳易心勿忘掃除異說來歸疆太音在簴鏘璆琅出門一笑天蒼蒼皎如日月懸中央徵君喚醒醉夢場正途茫茫孰知方百鳥群飛孤鳳翔六陰既極回一陽不有君子何能邦棟梁先权人所望青堂燈火風露凉篋

詩夜半懸榻襲閩山空翠驅車箱文公精爽猶煌煌
擬見撰屨戒治裝見道不離羹與墻強聯夜燎齊朝
光臨岐送遠心徬徨

送胡廷芳歸新安　　熊　禾勿軒

城南謹太極寒泉參近思古人學道志千里焉得辭
嵌嶺入閩錄泱漭遊湘詩恭惟紫陽翁跬步懷親慈
親在望雲想親去廬墓悲往迹尚歷歷流風詎應微
紫陽有學子繹繹醇儒姿手携圖象編來叩文公祠
爲我所月酉着盍窺精微理象本一原體用非殊岐

精爽諒有廸煥然契淡期末流學易偏此語慎勿疑
今晨出別語愉然叙心知家君授予學感予爲發揮
毋瑩有雙湖築室吾將依願予說一語晨昏奉無違
聞君陳大義臨分亟含悽願惟雙湖象在易已具垂
八卦各具體惟水獨兩之兩間水爲月聖賢常取斯
坎水與兌澤行止固有時說從止常得險與行相隨
故原麗澤占講習相涵滋行觀洊水至德行宜常持
易道靜自悟動爲謹知幾乾坤胞與同脊蠱于啟宜
悠悠大化運勉勉前修追愧予望道遐願君銳前馳

浩歌覩融草遠送之武夷更挹寒泉潤注彼雙湖涯

送胡廷芳再入閩　　　　李養吾

廷芳閩歸既十有三載袖詩纂重來余道所聞以相叅伍或曰是於紫陽有異同去非得毋不可於意否曰頃平甫趙履常早嘗登門居僻卓絕使成書上達决當蒙起予之褒祿祿常儔尋行數墨死在句下所謂一點一畫不出前人又謂轉般無餘但有所欠則其蔽且複然將焉取此近呂仲和以其大父德昭行述求銘內社余一則如忠定所聞於汀守若忠定尊

敬文公甚至德昭豈樂畔師說者哉補之使不鋒灯之使不渝門弟子職也事不相謀而相發或可充類試與去非商之

送胡廷芳東歸序　　熊　不　勿軒

記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爲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懼何謂盛行邪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耶余讀書武夷山有胡君廷芳自新安携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學自朱氏而尤粹於易酉山中三閱月相

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係語其後矣文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惟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自鹿臨漳所刊尚有望於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藁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植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辭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參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牒一經焉明年春當賫糧武夷山中以畢

斯業隱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于亟若共肝膈天
地范范徵人奚立徵道奚存今明經紫陽乃道南一
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復爲之躊躇却顧深
有感於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之所云亦誦習
其說而已文公沒且百年門人傳習寖益失真余以
爲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曩游浙中嘗因
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
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

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可度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矣因我同志慨發其端君之學源於槃澗董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有足證其以吾言恭之殆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統自有真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豈惟生人之休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熊禾勿軒

送胡廷芳後序

余與廷芳斯文與姻兄弟也三館君矣君徙我裴此

曾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自洪源遊雲莊又十月今來龜峯已辦兩載韶討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嗇我耶臨行含悵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慨歎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旁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之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

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欽而未補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頃雖兵亂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綴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抵我淑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豈帝王聖賢之道亦粗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

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原本亡當復其舊而禮儀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爾分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託以來歲冬春之交四入閩此番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予今又以屬廷芳悠悠蓋壞文獻實難鄒孟子距夫子方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嘆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是者有其書也若居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桃花祖道騎日晴

矣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盡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序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爲續後序

周易翼傳序

溫陵　馮時來　開三

翼傳者雙湖胡先生嵩爲發明本義啓蒙而著也曷謂翼示維敎也敎遠而馳緒散而紛翼也者峻其防而不使馳且紛焉故天位尊於統河潰滙於源統不一則節序乖於潤餘源不定則脈絡淆於支流然則易之宗不明將大道亦荒於好逕昔者孔子學易至

三絕其韋編云必假數年而後可無大過夫易體至變而其用常不盡以夫子之聖猶不能遽自信於心如是矧欲以凡人有涯之識當之有白首而莫得其源已耳蓋至此而知先生之爲易慮者意深遠也夫易脩於四聖人至紫陽氏而後晳於象占其闕苞陰陽之紀通天下之故類萬物之情舉凡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之交靡不畢呈於是又誰得以明且濺於其中者然而蓁述易啓逕竇易闢高明者或筌蹄於意象闇劣者或望洋於幽渺蹈跡疑心迷宗

滯故甚至畏溺而并畏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以轂

適郢孰知其極此其于易固自爲欲舍筏而登岸不

知其反墜於蹊也先生起於紫陽之後懼夫礽旨之

浸失其真也於是極探研幾遂以其居安玩占之餘

蓍爲翼傳凡四篇凡夫圖極著衍之數靡不晰也卦

爻詞變象占之說靡不究也古易變復以至焦京依

洞元苞經世之書靡不參互而考證也蓋探幽抉奇

誠可闡四聖人之秘而警夫世之瞶瞶者予少時既

已習聞其說恨不得是書而表章之幸承乏仙鄉私

溯孔通且將是門者爲琛圃余公震直青瑣著叢易學素能闡揚斯志一日偕其裔孫烈徵錫熬山是編而索序於余予因是而深嘆先生之有功於易也其於紫陽之說毫無遺佚乃其得於象占之外爲理之所未備者又足以啓人心於千百世之後而授之證合也彼劉牧之謬王弼之亂紛紛籍籍第未有以翼之故耳孟氏不云乎經正則庶民興夫正者翼之謂也惟翼而後可以反正惟反正而後可以起民邪慝而道有所托以不孤故風舤駃駕猶假維檝將車行

壆尚資輻輳况夫一天後先之旨神化性命之宗而焚聞見多岐之途載驟以車駭爰以呂曷喻其愚故自有翼傳而紫陽氏之敎吾意其若江淮行地而無極也是爲序

重刻周易翼傳序　　余懋孳　珽　爾

周易翼傳者宋儒雙湖胡先生所述也先生生後朱子百年而生同里其學以朱爲宗所云翼傳蓋因朱子之本義啓蒙而旁引博證以闡發之欲學者因啓蒙以通本義因本義以見四聖人此作書之大旨也古

今學易者多矣考辭尙象觀變玩占各因其所見以白為方鮮能盡易而莫不足以見易糟粕煨燼無非易也而況訓故圖釋之者乎由周迄漢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尙明理而宋人因之程氏專言義理邵氏說去象數乃朱子獨以易為卜筮之書且謂必見象數方可說理此於四聖人之易遠耶近耶竊嘗憶之易之作本於圖書者也圖書以理寓而以數示離數求之則所謂畫前有易者豈百姓日用所能窺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將安所寄於聖人繫易之意幾乎晦矣

故傳易以朱氏爲近而本義啓蒙眞不可無翼也自舉子業與易象置不解而鹵莽謗毗者動稱契象先窮繫表詆訓詁爲支離閒有慕子雲之伭亦鮮解其摘瑩玩象玩占學烏乎在第今析是編而詔之叅考互證因數見理覺有實際不將爽然自失乎故翼傳者實讀易之司南尤後學之鍼砭也愚未學易而從使閩見是編欣然鬻往借字久而蝕殘不可讀曾先生裔孫 烈覲光鄉鰲 葺欲廣其傳屬余讐校遂不敢辭而僭題其簡端